

智斗陈璧君

□韩尚义

汪夫人，乃汪精卫之妻陈璧君。
冯玉祥先生独自在筛月亭下徜徉，思量着陈璧君来意：我冯某自从张家口再回泰山，在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仿佛已销声匿迹。但是，蒋介石、汪精卫并没有忘记我。他们深知我冯玉祥决不是苟且偷生的庸人。他们不断派遣特务暗中刺探收集我在泰山的活动情报。对于蒋、汪的秘密勾当，我自然明白得很。

秋夜的月亮格外皎洁。月亮透过冠如华盖的六朝古松，洒下一片斑驳的光点。普照寺里静得可怕，静得阴森。

“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反正没安什么好心。汪精卫突然让夫人来泰山，要什么鬼把戏！”先生走下石台阶，命令道：“王小虎，通知彭团长，今天下午五点半，派一个警卫班去火车站迎接汪夫人。”

“是，马上去。”一直守卫在筛月亭石栏杆下不远的王小虎立刻向东院团部跑去。

王小虎走后，先生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冯某隐居泰山，还不让我安宁，真无耻。”他感到有点沉闷，解开了上衣领下的纽扣。

此时，先生脑海里忽然想起他与汪精卫打的那些交道，做过的那些斗争。九一八事变后，针对蒋、汪的卖国行径，先生曾几次当面谴责过蒋介石、汪精卫。他非常清楚地记得，那是在一次国民政府高级会议上，汪精卫和白崇禧等人在休息厅里闲聊。汪精卫见冯玉祥坐在一边，故意挑高嗓门问白崇禧，“老兄，说说抗日就行了呗，有人非要说什么要抗战到底，这不是白日做梦吗？”

“把日本打败，赶出中国，就是抗战到底呗。”白崇禧心领神会，瞟了冯玉祥一眼，故作玄虚地回答。

冯玉祥没有理睬，肚子里憋着一股气。

汪精卫掏出牛角梳，梳着油光乌黑的大背头，然后把梳子又插进西服内衣口袋里，侧身朝冯玉祥说：“焕章兄，求教你一下，什么叫抗战到底？”

冯玉祥对汪精卫之流氓里暗里奉行的“投降政策”早已深恶痛绝。此时他竟敢当面向自己挑衅，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。冯玉祥倏地站起来，说：“那好，兆铭老弟，今天我就好好开导开导你。”他向前走了一步说：“抗战到底，就是把失

地全部收复回来，不光收回东北，还有台湾和琉球诸岛，叫日本人签字画押，无条件投降。”他的声音、目光咄咄逼人。

“做梦，做梦，真是白日做梦。”汪精卫气得脸色发青，却极力掩饰着内心的空虚。

冯玉祥寸步不让。说：“做梦？各人有各人的梦，有人做梦当主人，有人做梦当奴才。”

汪精卫狼狈地推了一下金丝眼镜，水晶镜片掩饰不住窘迫的神情。

……
先生没有因为陈璧君的来临修饰装束。他仍然和往常一样，粗布短衫，线袜山鞋，只是腰间那条长长的扎腰带换成了红颜色的，头上多了一顶黑毡帽。他站在普照寺门前，不时看看怀表，沉静地等待南京来的“特使”。

一顶山轿停在普照寺门前。轿下来一位窈窕的女人。

她就是陈璧君。汪精卫是民国政府的重要人物，又被称为“美男子”，作为汪精卫的夫人，毋庸多说，自然也有几分姿色。她身着墨绿色旗袍，淡碎花，压金边，配一双乳白色高跟鞋，姿态娉婷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手指上戴着的那颗钻石戒指，一晃一晃，闪着光芒。

“汪夫人一路辛苦。”先生迎上去沉稳而略带微笑地说。

“冯先生，承蒙你久等了。”陈璧君微笑着，很有礼貌地点点头，两手自然地合在胸前。这动作，像是鞠躬，又不是鞠躬，倒也有点洒脱。陈璧君毕竟是经过大场面的“外交夫人”。

“请吧，汪夫人，到五贤祠下榻。”

陈璧君身边还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，长相酷似汪精卫。先生一眼就猜出是陈璧君的儿子，拍着他的头说：“好小子，见了面也不叫伯伯。”

“啊啊，叫冯伯伯。”陈璧君拉着儿子的小手，娇嗔地说。

那孩子恭恭敬敬地鞠个躬，眨着眼睛，叫了一声：“冯伯伯。”一路上，陈璧君怪声怪气地夸奖先生会享福，挑选了这么一个神仙住的地方，先生哼啊哼啊地应付着。

五贤祠外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和孩子们等候已久。她们一见面，寒暄几句，便一块向后厅走去了。

餐桌上，招待陈璧君母子的四个菜摆上来，缕缕热气飘着清香。先生平时生活俭朴，以白菜为蔬，煎饼和小米粥为食。今天，他不是不可以用丰盛的酒席款待汪夫人，但他不想那样。“汪夫人，今日请你品尝泰安三美。‘泰安有三美，白菜、豆腐、水’，菜蔬简陋，薄酒一杯，请勿见笑。”陈璧君对冯玉祥不成体统的招待有些生气，却又装出高兴的样子。她借机说道：“冯将军，泰山的白菜、豆腐、水再好，也

不是你的久留之地啊。”

“噢？”先生装作很有兴趣的样子，问：“夫人对我的去向有何见教啊？”

“冯将军，我这次来是受兆铭委派，特来请您出山，共商国家大事啊。”

“谢谢夫人，敢请夫人赐教。”

“从战局来看，跟日本人硬打硬拼，结局只能是失败。蒋委员长和兆铭都主张和谈，和为上策，战为下策。朝野上下都盼望副委员长与南京真诚合作。”

先生听腻了这类废话。自从他来泰山，前来劝他跟蒋、汪合作的说客何止一人？兜售和谈投降的人又何止一个？先生不想再听她胡言乱语，对于这些无稽之谈也无需去反驳。他压住雷爆性子，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饭桌上不谈政治嘛。”先生挂了“免战牌”。他也有他的主意。饭后，先生带领陈璧君先去参观泰山武训小学。

学生们正在吃饭。校园里一伙、五一团的男女学生围在一起，谈笑着，吃着饭。他们吃的是地瓜窝头，喝的是能够照出人影的稀粥。饭和粥都是粗糙的、低等的，但孩子们却吃得那么香甜。这些从小没吃过饱饭的孩子，能够吃饱肚子，能够上学读书，就是最大满足。

陈璧君原以为冯玉祥带她来参观学校是要炫耀他的政绩，听听师生对他的颂扬，万万没有想到是让她来看学生吃粗粮、喝稀粥。她不知所措地揉搓着手，似乎极力把她那颗闪耀着光芒的戒指藏起来。

“孩子们苦啊。”稍许，陈璧君镇静一下情绪，从涂着口红的嘴唇里吐出几个字来。

“我在泰山办了15处学校，收了几百名穷孩子学生。”先生说：“当前，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钱缺粮。汪夫人，你一向怀着忧国忧民之心，同情劳苦大众，能否拿出些钱支持我办学呀？”先生这一招使陈璧君退也不是，进也不是。

“我可以捐一笔钱。”陈璧君喃喃地说，声音很轻，又有点抖瑟。可以看出，她说捐一笔钱，并不情愿。

“汪夫人大义大德，捐款相助，我冯某没齿难忘，这里的孩子也会感谢你。”先生穷追不舍，说：“这笔捐款不会是个小数目吧？”

陈璧君认输了，又要留下面子。她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，咬咬牙说：“我捐三万元，不算少吧？”

“不少，不少！我领情了，马上给你写个收据。”先生似开玩笑，又似当真。他立刻叫人拿来笔墨，写下捐款收据。

陈璧君无可奈何地答应回南京立即把3万元寄来。

陈璧君此行任务本来是对先生劝降的，没想到却上了先生的一个大当。她说话还算算数，没过几日便把三万元捐款寄到了泰山武训小学。

江城子·父亲节思父亲

□赵传河

躬耕垄亩黑脊梁，汗水滴，湿旧裳。
年年岁岁，从未把福享。
辛苦拉扯子和女，挑日月，筑家墙。

雏燕分飞离家乡，心头挂，常念想。
沧桑阅尽，只身赴天堂。
音容笑貌今犹在，夜里短，情深长。



记忆中的夏至面

□刘汉平

我老家在大汶河南岸，多丘陵，盛产地瓜。记忆中的夏至面，总带着一股淡淡的地瓜甜味。

那时小麦面粉珍贵，夏至做面条，都是用地瓜干磨成的面，颜色灰黑。母亲把大面盆搬到院子里，舀瓢井水，面团在她手里反复揉搓，渐渐变得紧实。

擀面条是个力气活。母亲先把面团压成圆饼，再用擀面杖一圈圈碾开。案板上撒满玉米面防粘，擀面杖碾过时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母亲切面条刀法娴熟，手腕轻轻翻转，刀刀在案板上起落如飞，那节奏像是踩着鼓点，发出哒哒哒的响声。

地瓜干面条耐不住水煮，水沸易烂，变成面糊。母亲把面条整齐码在竹筐子上，放进大铁锅里清蒸。锅盖边缘冒出热气，裹着地瓜香，飘满半个胡同。约莫一刻钟，掀开锅盖，一股热气腾起，面条变得油黑绵软。

我与弟弟、妹妹最盼面条过凉水的环节。母亲端来一大盆井水，把蒸好的面条轻轻浸在水里。井水是从老土井打上来的，透着凉爽气。面条在水中舒展，颜色也从油黑变得黄亮。稍待片刻，捞出面条沥干水珠，等待凉拌。

蒜泥香椿是凉拌面绝配。大蒜捣成泥，新摘的香椿芽用开水焯过，切成碎末，与蒜泥掺和，浇上一勺滚烫的豆油，“刺

啦”一声，香气瞬间爆开。再加点盐、醋和酱油，搅拌均匀。

吃面的场景，记忆犹新。院子里支起小桌，摆上粗瓷碗。父亲往我碗里夹面条，动作轻柔，生怕弄断，母亲用木勺舀起一勺蒜泥香椿，轻轻铺在面条上。我迫不及待抄起面条，扒入口中，凉爽软糯，地瓜特有的甘甜、蒜泥的辛辣、香椿的鲜香，满口交织。那时的我，捧着比脸还大的碗，能连吃两大碗。

日头西斜，碗底朝天。父亲点起旱烟，母亲收拾碗筷，院角的老槐树沙沙作响。这样的夏至，藏着多少岁月的朴素与温馨。

后来离开老家，再也没吃过那样的地瓜面条。超市里精致的挂面，餐馆中花样繁多的凉面，都比不上记忆里那碗带着蒜辣味、井水凉的夏至面，它不只是食物，更是时光的印记，刻着儿时的夏天，刻着父母的爱。

每当夏至来临，那淡黑色的面条、扑鼻的蒜香，总会穿越岁月，在心头泛起涟漪。

◎新书速递



《雷锋剪影》

刘宏伟 李玉上 秦石蛟 主编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本书选取100则感人故事，结合剪纸艺术，生动展现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一生。



《蘸火记》

牛余和 著
作家出版社出版
小说以章丘铁匠造枪抗战为主线，讲述了章丘长岭山上3支抗日武装力量联合杀敌的故事。

故乡的苦菜

□赵家栋

小满时节，雨过天晴，我到岱下故乡采山珍，归途在兰青高速公路立交桥下小憩，见墙根一老翁借着阴凉，在注满水的圆柱体海绵上，小心翼翼地插茎纤细、花碎小、金黄色的花。见我好奇，老翁深情地说：“老伴儿生前喜欢苦菜花，今天是她的忌日，我回家放她像前。”

药食同源的苦菜在我国至少有十多种，常见的有小苦菜和大苦菜，多生长在荒地、路边。在盐碱地和干旱区域，苦菜也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。因此，它的花语为“顽强”。

小苦菜，可凉拌生吃，也可蘸酱卷煎饼吃，还可焯水后加豆、地瓜、玉米面做粥，是农家所爱，具

有清热解毒、护肝利胆、辅助调节血糖等功效。大苦菜虽有小苦菜的功效，但口感差，乡亲们喜欢挖来喂兔子。

小苦菜的叶，刚出土时为莲座状，贴着地面向四周长，叶为长椭圆形、倒披针形，有明显的叶柄。叶有的是全缘，不分裂也没有锯齿，有的边缘有一些尖齿或凹下去的齿，还有的是羽状裂，深裂、浅裂或半裂。小苦菜茎短，茎上叶少，茎枝顶端花序似伞开状。碎小的苦菜花，黄的高雅、金贵，白的纯净、无瑕，粉白的甜美、清新、柔和。

大苦菜为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，比小苦菜叶长、宽、厚，叶墨绿，茎高，花金黄，无它色，喜潮

湿、阴凉，比小苦菜耐旱，全草可入药，春、夏、秋三季，在故乡都能见到它倔强的身影。每年暮春初夏遇干旱，大苦菜也能像小苦菜那样贴着地面长叶、开花、结种，雨季到来时，在水土充裕的溪边、河畔，能长到几十厘米高，而小苦菜终其一生，高不过十几厘米。

每年晚冬，冰雪消融后，苦菜便悄悄从泥土里探出头，似向人们宣告春天的到来。初识小苦菜，是我童年春天清晨跟娘挖野菜时。那带着露珠的小苦菜，根断处有乳白色的汁液，看上去让人心疼，细品嫩叶，苦味中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甘甜。

1966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，我与小伙伴跑四五里地，到今高

铁泰安站南的六郎坟村，站在冰天雪地里，看露天电影《苦菜花》，插曲《苦菜花开闪光》中的“苦菜花儿开香又香，朵朵鲜花迎太阳，受苦人拿枪闹革命，永远跟着共产党”让我刻骨铭心。在参军热中，17岁入伍的我，紧握自动步枪，在大西北边疆，为祖国放哨站岗；19岁那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今岁，年过古稀的我，麦黄时节回故乡，大苦菜花正艳。农家日子今非昔比，奔小康路上，望着满山坡的苦菜，我把《苦菜花开闪光》歌儿低吟浅唱：

……
永远跟着共产党，
永远跟着永远跟着党！

